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二五回 鬧花廳白晝敦倫 闖深閨黃昏驚夢

且說大姨太太自從和康中丞鬧了一回之後，康中丞陪了無數的小心，認了許多的不是，方才夫婦如初。康中丞也忙忙碌碌的打點要和第三個兒子娶媳婦。原來康中丞只生一個女兒、兩個兒子。女兒到八九歲上就一病死了，如今只存兩個兒子。第二個兒子娶了媳婦，已經過了幾年，現在第三個兒子也長成了，便和他擇日迎親。裡頭的事情，都是大姨太太一個人料理。但是大姨太太本來是個堂子出身的信人，嫁娶的規矩那裡懂得，只得請了兩位姑太太來幫忙。外頭的事情，自有那一班走狗和他料理。

鬧了幾天，到了吉期。康公館裡頭擺設得綠舞紅飛，花團錦簇，真個是笙歌匝地，燈火連雲，堂開玳瑁之筵，褥隱芙蓉之繡。那些官場商界的客人，紛紛擾擾的往來不絕。一回吉期已到，一乘花轎，幾對儀仗，把新媳婦娶了過來。一切坐牀撒帳、交拜廟見的這些禮節，料想看官們也都懂得，用不著在下做書的來鋪排。

只說康中丞見了這位新娶的媳婦，丰神活潑，體態嬌嬈，比那位二少奶奶還要勝過幾分；更兼性情寬厚，待人和氣。真個是俊眼乍回，春雲偷展，朱唇未啟，巧笑先聞。康中丞看了，便也□分得意。康中丞這位公郎，娶著了這般一個尤物，自然的夫妻恩愛，魚水纏綿，恨不得把兩個身體捏作一團，並成一塊。

康公館的房子本來很寬，有三間小小的花廳，四週都種著些梧桐竹子，窗明几淨，花木參差，是康中丞向來會客的地方。花廳後面隔著小小三間翻軒，這個地方康中丞就叫他內簽押房。本來這個簽押房的名目，是簽押公事的地方，不是現任官員、就是現有差使的人，方才用得著。如今康中丞既不做官，又不當差，簡直的叫他內書房就是了，為什麼還要叫做什麼簽押房？原來這個康中丞生有官癖，此番自己奏請開缺，原是不得已的舉動，心上總存著個希冀起用的意思，所以把內書房叫作內簽押房。平日之間除了見客和休的時候，看書寫字都在這個內簽押房裡頭。自從娶了這位三少奶奶回來之後，康中丞一向忙忙碌碌的，有好幾天不到內簽押房去。

這個當兒忽然接到了京城裡頭呂大軍機的一封來信，康中丞拆開看了一看，連忙到內簽押房去寫回信。為著這封信上的話兒是要和他代謀起復，恐怕家人們闖進來看見了，傳出去不便，便把內簽押房的門關得緊緊的，吩咐一班家人許進來。自己一個人坐在內簽押房裡頭，悄沒聲兒的在那裡想著怎樣的寫回信。

想了一回，只聽得外面「吉吉各各」的弓鞋細碎的聲直走到花廳上來。康中丞不知道是什麼人，便由他在外面，自己卻一言不發。等了一回，又聽得輕輕的一聲咳嗽。康中丞聽得真切，知道不是別人，正是那位新娶來的三少奶奶，不覺心中一動，便躲在裡面一言不發。只聽得那位三少奶奶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還是這幾間房子造得比別處好些。」康中丞正在那裡側著耳朵聽他說話，忽聽得外面又來了一個男子的聲音，朗然說道：「今天怎麼你跑到這裡來了！」康中丞聽著這個說話的聲氣就是他那位令郎，心上便一個沒趣，只得索性不響。聽得三少奶奶笑道：「今天你出去了，我一個人覺得有些煩悶，閒著沒有事情，所以出來各處走走。」

那位三少爺也笑道：「這裡是老頭子會客的地方，今天老頭子出去了，所以這樣靜悄悄的。」

康中丞在裡面聽著，心上暗想道：「他見我關著門，只說我出門去了，我倒要躲在這裡，看看他們兩個人做些什麼。」想著便輕輕的躡著腳步走到門口，在門縫裡頭看時，只見他那位令郎和那位三少奶奶本來兩個人並肩坐在一處的，忽然間三少爺附著三少奶奶的耳朵不知說了一句什麼，三少奶奶「格支」一笑，舉起手來打了三少爺一下。三少爺道：「這裡又沒有人，怕什麼？這個地方只要老頭子出去了，是沒有一個人來的。」三少奶奶道：「我不要，你便怎麼樣呢？」三少爺笑道：「你不要也由不得你！」說著便走過去把門簾放下，關上了門，走過來不由分說，輕輕的一把把三少奶奶抱了起來。兩個人霎時間並蒂花開，鴛鴦夢穩；尤雲碎雨，倒鳳顛鸞。只把一個裡面的康中丞氣得軟作一團。看著這兩個寶貝這樣的風流放誕，青天白日的竟在花廳上串起戲來，你叫他怎的不氣？

當下康中丞賭氣掩過一邊，不去看他，只聽得兩個人「支支格格」的笑作一團。

停了一回，康中丞忍不住又去看他。只見三少爺又把三少奶奶抱起來，坐在肩上，就和那堂子裡頭的相幫揹著信人的一般，揹著滿廳亂走。康中丞在裡面看著，又好氣又好笑。不料那位三少爺走了一回，走的高興起來，竟自走到內簽押房門口，「呀」的推開了門，就要進來。這一下子，把康中丞大大的吃了一驚，一時無可如何。人急智生，便想出一個法子來，只當他是家人送茶進來的樣兒，口中喝道：「我不要吃茶，端進來做什麼，給我端出去！」那位三少爺不聽這幾句話兒便罷，聽了這幾句話兒，這一驚倒也非同小可！不管三七二一，回轉身來沒命的往外亂跑。三少奶奶也吃了一驚，又羞又怕，由不得身體一歪，在三少爺肩上直跌下來，跌得他「阿呀」一聲，遍身酸痛，連弓鞋都跌掉了一隻。三少爺見了，心上更加著急，也顧不得他跌痛了那裡，連忙一把拉了起來，兩個人飛一般的拉開了門，往著上房逃去。

這個時候，剛剛大姨太太打發兩個大姐出來尋康中丞，不知有什麼話說，奇巧不巧的，和三少爺、三少奶奶碰了一個正著。只見這位三少奶奶衣裳不整，鬢髮蓬鬆，同著三少爺拼命的往裡面跑。這兩個大姐見了，心上□分詫異；走到花廳上，又見地上落下一隻弓鞋，知道是三少奶奶的，頓時大家傳說起來，一個公館裡頭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件事情。

康中丞躲在裡面，眼睜睜的看著這兩位寶貝走了出去，方才歎一口氣，走了出來。劈面又撞著了這兩個大姐，知道他們已經看見，又沒有本事按住他們的嘴，叫他們不要聲張，只得裝癡做聾的，憑著他們去大家傳說。自己對著大姨太太，也免不得把這件事兒和他細細的說上一番。大姨太太倒笑了一會，又埋怨他不應該驚動他們。你只悄悄的躲在裡面不要作聲，等他們走了再出來，就鬧不出這般笑話來了。

康中丞頓著腳道：「你倒說得好風涼的話兒！我先原是躲在裡面不敢作聲的，到了後來，這兩個寶貝不分好歹，竟要闖到裡面來，我若再不開口，他們就要走進來了，你想可有什麼法子呢！」大姨太太聽了也沒有話說。

那三少爺和三少奶奶兩個寶貝，自從鬧了這個笑話以後，覺得沒臉見人，兩個人只得裝著生病，連房門都不出，一直躲在房間裡頭。躲了一個多月，方才老著臉皮出來見人。三少奶奶見了康中丞，還是滿面通紅的，連頭都抬不起來。這件事兒傳說開去，上海地方的人就把他當作笑話一般，茶坊酒肆講的都是康中丞家的事情。

康中丞雖然知道，卻又無可如何，只得借著事兒把他那位令郎罵了幾場，打了一頓，方才罷了。

康中丞自從娶了位大姨太太之後，大姨太太拿出堂子裡頭騙人的本領來，把康中丞騙得伏伏貼貼，又愛又怕，一個月裡頭差不多有二□天住在大姨太太房裡，那四個姨太太不過是掛個名兒罷了。倒是這位大姨太太有些不過意，勸著康中丞也到別個姨太太房裡去應酬應酬。康中丞越發相信大姨太太是個天字第一號的正經人。

有一天大姨太太坐了馬車出去，不知買什麼東西。康中丞便踱到三姨太太房裡頭去，講了一回閒話。大姨太太回來了，康中丞便坐在大姨太太房間裡頭，兩個人說說笑笑的，康中丞□分高興。正要收拾安睡，忽然想起日間有件馬褂脫在三姨太太房裡頭，馬褂袋裡頭有一封緊要電報，一時忘了收拾，便和大姨太太說了，要自己去拿。大姨太太道：「一件馬褂，只要叫個人去拿來就是了，何必早要自己去拿？」

康中丞道：「我剛剛想起，今天還要到內簽押房去寫幾封信，你只顧先睡就是了。」

說著，便立起身來往外便走。

一路走到三姨太太房門外面，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，康中丞口中說道：「怎麼這些人都到那裡去了，這裡一個人都不見？」一

面說著，一面跨進門來。只見這位三姨太太，兩頰飛紅，衣裳不整，一個人坐在房裡的一張榻上；還有一個平日跑上房的家人胡德，慌慌張張的立在旁邊。

康中丞見了不覺大詫道：「你們在這裡做些什麼？怎麼房裡頭一個人也不見？」

又對胡德厲聲說道：「你這個時候，一個人跑到這個地方來做什麼？」嚇得胡德諾諾連聲，不敢開口。三姨太太慢慢的說道：「你不要罵他，是我叫他進來的。」康中丞聽了，瞪了三姨太太一眼道：「你叫他進來做什麼？雖然他是派值上房的，這個時候叫他進來，房裡頭又只有你一個人在這裡，算什麼樣兒！」三姨太太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我今天發了肝氣，痛得無可如何，三更半夜的，又不便驚天動地的亂鬧。偏偏我平日吃的□香丸又沒有了，沒奈何只好叫他連夜去買，又怕他們說不明白，所以叫他進來，我自己吩咐他。你當是什麼事兒，又是這樣的動起氣來！」說著，便把一雙纖手捧緊了胸膛，口中哼個不住。正是：

驚破高唐之夢，好事多磨；吹殘巫峽之雲，襄王何處？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交代。